



唐宮歷史演義

繡像仿宋完整本

唐宮歷史演義 卷五

第五十一回 楊國忠激反安祿山 郭子儀力薦李光弼

你道真卿是甚麼計策。他勸吳卿與其死守常山呼救不應。不如聯合平原共同殺賊。吳卿連稱是極是極。當卽委棄藁城與真卿約爲犄角之勢。真卿旣接兄書。益發修城浚濠。招募壯士。別人望風驚潰。伊獨砥柱中流。作架海的金梁。做撐天的玉柱。一日接到安祿山招降的僞敕。富卽高坐室皇。斬其逆使。忙的選個牙將李平。邁出間道。將接收僞敕。轉呈御覽。玄宗覺過本章附件。因對李平說。朕不識顏真卿是何狀態。但河北郡縣通同附賊。可算二十四郡。沒有一個忠臣義士。今真卿獨能丹心報國如此。實稍慰朕懷於萬一。汝歸速令真卿討賊立功。朕當有厚賞。李平喏喏去後。玄宗忙又封着寶刀一柄。白綾三尺。遣中侍馮神威卽至駢馬府。先將祿山子安慶宗切下頭來。然後賜榮義郡主自縊。此事完結。玄宗又一道玉旨。召朔方節度安思順爲戶部尚書。進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。講這郭子儀。由李白保全生命。他便

離了幽州。往投王忠嗣。前次在朔方戰勝。拔悉、回紇、葛邏祿三部。(應前第四十六回)。那一番功業。是大家知道的。後來由牙將擢升做右廂兵馬使。兼守九原。此時又由九原往代安思順。獨當一面。子儀接到聖旨。當即慷慨誓師。先把一柄金龍褪口刀取出來。試演了一回。隨又拉起鐵胎弓。搭上狼牙箭。望着南飛之雁。說聲某如此後功名。一帆風順。當得箭到雁落。也奇怪。那一隻領隊的飛雁。居然應弦而落。只這一點采頭。大概郭子儀的封王拜相。就發軛於此了。(名角不口舌。檻不能不鼓吹鼓吹)。聞詔少斂。接着又授右羽林大將軍。王承業爲太原尹。又特寘河南節度使。以張介然爲之。共領陳留等十三郡。又命程千里爲潞州長史。凡郡縣當賊衝道。悉寘防禦。使部署略定。因想各路的兵馬。沒有元帥。何能指揮一切。於是想到第六子榮王琬。講這榮王琬。卽係鄆王嗣玄。玄宗以其氣息深穩。儀表不俗。特任爲總統諸軍大元帥。而左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。出內府官錢。就京師募兵。十一萬。旬日畢集。號爲天武軍。請問這天武軍。是不是八郡良家。五陵豪傑。我要代答一句。彼皆市井無賴。鄉里小兒。烏合之軍。何堪一戰。壞了壞了。高仙芝領衆五萬。方才出京。玄宗又命宦官邊令誠。前往監軍。這

監軍制度是萬不妥當的。監軍而出於宦官。文不能文。武不能武。尤其不妥。原來這支兵屯紮
陝州前面。賊兵已由安祿山攻陷靈昌。進逼陳留。言陳留大守叫做郭納。歸河南節度張介然
節制。介然聞警。當即率兵前來。誰知未至陳留。那狗才郭納早已開城降賊。介然欲待引退。回
耐安祿山騎着怒馬。挺着一根丈六點鋼槍。已電掣風馳而至。介然舞矟相迎。戰不數合。早被
祿山一槍挑落馬下。結果性命。這個當兒祿山才知道兒子安慶宗已經在京喪命。不禁放聲
大哭說。我何罪。我兒又何罪。即使不能容我。又何必殺我兒。（老鴉語。令人費解）罷了罷了。
我也揀那沒罪的殺了。（簡直費解）一聲令下。馬上將隨留降兵降民屠殺得乾乾淨淨。這
是從那裏講起。在下還要補敍一事。這安祿山原係豬婆龍轉劫。伊於酒醉後。曾在宮內現過
精靈。（應前）此次陳留未破以前。河南伊達奚珣亦夢見豬婆龍與風作浪。將全城突然陷
落。詎知不出三日。果有陳留屠城之事。達奚珣大懼。於是遣一介通款。祿山大喜。因引軍直向
榮陽。太守崔無陂。猶集衆死守。誰知祿山特備羅皮大鼓十面。以馬搗痛擊。轟聲如雷。唐軍聞
聲。紛紛從城梁墮落。諸位想想。此種疲軟沒用的兵隊。如何禦敵。不待祿山費事。一聲鼓噪。即

攻破榮陽。那崔無陂亦不能活命。接着山祿山揮動大隊的鐵騎來蹴虎牢。這虎牢關的險要。是大家知道的。虎牢迤西爲河陽橋。原說封常清拜命爲平陽節度。兼平盧節度。有兵六萬駐紮河陽橋。(應前)此時常清因着賊兵已至。於是分軍爲二。以三萬駐河陽。三萬駐虎牢。不過新募之兵。未經訓練。常清又暗於韜略。儘管口出大言。儘管兩眼漆黑。一肚草包。本領又不濟事。一座銅牆鐵壁的城關。看起來似紙糊的一般。竟會被一羣鐵騎衝開。不消講得。一邊虎牢關既不能扼守。一邊河陽橋也只好奉讓。祿山遂唾手得了東京。邦河南留守李澄御史中丞盧奕。採訪判官蔣清。通被祿山捉住。姓李姓蔣的未及開口。獨盧奕見着祿山。立而不跪。責其忘恩負義。左右上前阻止。盧奕連連冷笑說。爲人當知順逆。我死不失節。尚有何恨。看汝等能橫行幾時。祿山怒喝左右。快將盧奕牽去剁了。所有李澄蔣清。亦一并砍去腦瓜。隨又拔出一枝令箭。令部將段子光。將三人首級傳示河北諸郡。一面又進兵陝州。原講陝州係高仙芝駐軍地點。仙芝雖屬副帥。却代行大元帥的職權。又有監軍邊令誠。參贊軍事。兩人却倚封常清做個前線司令。不過常清戰敗。忙的走入陝州。這潰網之魚。遇着驚弓之鳥。經不起增長他。

人志氣打倒自己威風。一陣替賊吹牛。把個高仙芝邊令誠也就立脚不住。這一退便退入潼關。所謂莽莽中原。便忍心害理的棄而不顧。祿山好不得意。一面遣部將崔乾祐領兵入陝。一面盤踞東京。打算僭號稱帝。又一面派個部下張通儒。往爲睢陽太守。講這睢陽一郡。係爲江淮保障。有睢陽便可扼守江淮。沒有睢陽。便不能扼守江淮。齊備一邊。這時睢陽重大戰爭。尙未曾發現。（先透一筆。爲後文張巡、許遠、死守睢陽張本）我且擋過一邊。單講仙芝常清退入潼關。忙的飛章告急。可憐玄宗是坐臥不安。飲食減少。紛手詔。當用吳王祇爲靈昌太守。兼河南都知兵馬使用。第十三子頴王璬。爲劍南節度使。第十六子永王璘。爲山南節度使。朝旨去訖。繼想要磕金鐘一響。非得御駕親征不可。安得御駕親征。非用太子監國不可。當下摯定主張。寫好手敕。方欲頒布。已驚動貴妃娘娘。你道因甚驚動貴妃。只因右相楊國忠。聽到太子有監國確信。免不得大起惱憤。走去。韓虢二夫人計議。說是太子素與楊家不對。一朝監國。我姊妹我弟兄。何以保全。虢國夫人因說。不如入白貴妃。挽留御駕。不令親征。方保無事。國忠說。此事非兩夫人入宮不可。虢國於是挽回韓國去見貴妃。告知一切。貴妃也就惶然起。

來忙的卸除簪珥。口銜黃土。來見玄宗。跪地磕頭。號哭不起。皇上驚問何事。貴妃哭說。兵凶戰
危。陛下奈何自冒不測。妾受恩深重。怎忍遠離左右。自思身爲婦女。不能隨駕出征。只有碎首
階前。以報陛下。說罷。大哭碰頭。玄宗見伊裳環繞。風花容慘淡。哭得淚人一般。頭又碰得咕咚
聲響。不禁離開御座。攏起貴妃。說朕斷依你。貴妃只才止哭。帝即停。親。那太子監國
的問題。自然連帶的打銷了。隔了一日。監軍的宦官邊令誠。忽由潼關趕回。奏稱封常清。盧張
賊勢。搖動軍心。高仙芝棄陝不守。且有尅減軍餉情事。玄宗聽了。令誠一面之詞。不由得龍心
大怒。一道手敕。卽令令誠賈去。將封高二將。身首示衆。講這常清。仙芝遇事。張皇輕於棄地。原
不得謂爲無罪。不過邊令誠以所欲不遂。架詞入奏。亦有可殺之道。大凡做宮監的。除得漢末
的呂強。唐末的張承業。由古至今。簡直沒個好人。類如輔璆琳得到祿山的賄賂。卽替祿山講
好話。禦神威不曾得到祿山的好處。卽爲璆琳告密。如今邊令誠呢。也是不會得到封常清及
高仙芝的孝敬。且有一兩次有事向仙芝請託。仙芝亦未肯照。這時放出手段。給他倆看看。
未至潼關。先把封常清招呼出來。叫他跪聽宣旨。讀未終結。卽將常清一刀砍死。旣又入闕會。

晤仙芝。仙芝方欲問問朝事。令誠乃取出詔旨說。大夫亦有恩命。仙芝乃下階跪伏聽宣手勅。令誠朗聲誦畢。仙芝說。我遇賊卽退。罪固當死。但請我尅減軍餉。我何嘗會有此事。上有天下。有地。是不是你來冤枉我呢。令誠瞑目說。你。你。你。你敢違旨嗎。仙芝說。我原講該死。不過死要死得明白。似這般不明不白。我實不服。令誠說。誰同你口辨。左右快與我都出砍了一聲答應。登時斬訖報來。令誠處分已畢。當卽使將軍李承光暫攝軍篆。過了數日。那正式的兵馬副元帥才奉命抵潼。你道這副元帥是誰。便是那西平郡王兼河西節度使的哥舒翰。這哥舒翰手持半截鐵槍。橫行洮河之間。那是天下聞名的。不過英雄磨蝎。二豎纏身。應該哥舒的命運。與大唐的國運。湊合到一重難關。玄宗欲借重他個威名。不免把一位病夫派來。獨當一面。哥舒翰再三固辭。玄宗只是不肯。不得已扶病入軍。別用御史中丞田良邱爲行軍司馬。起居郎蕭昕爲判官。蕃將火拔歸仁等各率部落隨行。既至潼關。翰以病不能治事。一切軍務悉以委之。田良邱。良邱又不敢專決。使李承光管轄步兵。王思禮管轄騎兵。偏又二人各爭權限。意見不一。加之翰在病中。脾氣暴燥。未免用法從嚴。待下少恩。於是潼關二十萬官軍大有灰心解體。

之趨勢。（爲下文失去潼關張本。）此話表過，再講安祿山盤踞東京，漸漸覺得河山錦繡，勃發野心，揀了一個日期，當即僭稱爲大燕皇帝，改元聖武。（時天寶十五年正月。）仿唐室官制，用達奚珣爲侍中，張通儒爲中書令，高尚、嚴莊爲中書侍郎，分兵四出，騷擾河北。先是祿山部將段子光以盧、李、澇、蔣、河三個首級，傳示河北。將至常山，卽由太守顏果卿派了兩員幹吏，率領快役百人，將子光捉住，依法切去腦瓜。所有姓盧姓李姓蔣的三顆首級，當下編蒲爲身，用棺木安葬，發喪受吊。這個風聲一出，甚麼景城、河間、博平等郡等縣，也就起兵爭殺僞官。響應果卿，原講吳卿與真卿弟兄，倆聯絡一氣，並力殺賊。賊將高邁何千年，探得段子光遇害，忙的率領賊衆，撲攻常山。這個當兒却來了個鄉城大俠馬燧，這馬燧表字洵，生得儀容奇偉，身材魁梧，與兄馬炫，初攻文史，既乃擲筆歎說：「方天下有事，當以功濟天下，豈可以老儒終了？」於是更學兵書戰略，廣交豪俠，漸亦拳棒習熟，慣用一枝鐵鎗，一鎗有五十斤粗重。這日過訪果卿，却遇見果卿隊拒賊。老先生便毛遂自薦，隨取了一枝鐵鎗，稍一掄，高邁交手，將高邁擒了。繼與何千年交手，又將何千年擒了。一時聲威大振，所有河北十七郡，同時歸

附只有范陽、北平、密雲、漁陽、汲鄴六郡。仍在祿山範圍。祿山有個驍將。名叫范循。保守漁陽。與馬燧曾有一面之識。燧因謂杲卿說。今欲收回六郡。非從漁陽入手不可。欲取得漁陽。非招撫范循不可。我瞧范循這人。到很明白事。憑我這三寸不爛舌。好歹去說他一說。杲卿連稱費心費心。馬燧即由常山趕到漁陽。下了一番說詞。居然把范循說得意思活動。不料事機不密。這個風聲被別將牛潤容聞知。趕向祿山告密。祿山得到這個消息。給范循一個湊手不及。召他至東京議事。既至東京。一刀兩截。可憐范循竟死於非命。祿山作事非常迅快。深知顏杲卿一日不去。河北一日不安。當命曉將史思明。蔡希德兩個帶兵一萬。直掃常山。這時杲卿正在繕城築濠。忙着抵備。不料賊兵猝至。如是少數。得真卿那邊出兵來救。也可支持。目前賊軍一萬。且來將一史一蔡。驍勇素著。未可輕敵。想了又想。惟有用火急文書。向太原尹王承業那邊求救。誰知承業兵不肯出境。累得杲卿死守城池。勢孤援絕。真卿亦以賊勢牽綴。分救不來。不到數月。一個史思明。一個蔡希德。用那腹背夾攻方法。將一座常山城打破。杲卿及長史袁履謙。猶抵死的巷戰。到得力盡筋輸。雙被賊獲。解至洛陽。祿山怒責杲卿說。汝前爲范陽功曹。我

薦汝爲判官。不到幾年。官至太守。何事負汝。乃敢造反。杲卿亦張目大罵說。汝本營州牧羊奴。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。恩幸無比。何事負汝。乃敢造反。我世爲唐臣。祿位皆爲唐有。豈因汝奏薦。便從汝反歟。今日爲國討賊。不幸被執。恨不能生啖汝肉。怎得謂反躁羯狗。要殺便殺。毋庸多言。(罵得淋漓盡致。痛快人心)祿山大怒。命將杲卿履謙等縛在柱上。一并磔死。二人罵不絕口。到死方休。計顏氏一門男女死義者。共三十六人。思明希德旣克常山。復分兵進略諸郡。諸郡均不能守。復陷於賊。這個當兒。我要提出兩位要人。一係大名鼎鼎的郭子儀。一係與子儀並駕齊驅的李光弼。這李光弼又是從那裏來的。豈敢不敢係由子儀表薦的。先是子儀奉命爲朔方節度使。以次攻克了雲中。戰拔了馬邑。劈開東陘。好歹逆賊的歸路。惟是朝廷計畫。朝更夕改。時因祿山僭號東京。又詔促子儀進取東京。子儀表薦兵馬使李光弼。講到光弼係契丹李楷洛之子。爲人高眉朗目。嚴毅有威。又猿臂善射。他這箭頭子是百發百中。沒有一枝落空的。膂力自是不弱。慣用一枝丈八蛇矛。也有六七十斤粗重。坐騎一匹黃驥馬。每到征場。所部的甲冑旌旗。都是鮮明耀目。有此當行出色。所以子儀力薦其才。唐廷因爲

是子儀特薦。所以詔授光弼爲河東節度使。河東有兵。又由子儀分撥朔方之兵一萬。以與光
弼。光弼這時的計畫。是要出井陘以取道常山。請問常山的守城賊將。又是誰人。原來史思明
戰拔常山。擒潁杲卿。當即派個部將安思義。留守該城。這思義聞光弼到來。立即召集團練兵
三千。及部下蕃兵。登城守禦。光弼第一着。是射書諭降。此書爲團練兵所得。竟會發生效用。由
兩位團總用計。賺出思義。給伊個冷不提防。活活綁起。送交光弼軍前。光弼問思義說。汝
自知當死否。思義不答。光弼又說。汝久歷行陣。看我此次出兵。能破思明否。汝爲我計。應該如
何。汝策可取。當不殺汝。思義說。將軍遠來疲敵。猝遇大敵。恐未易抵當。不如按兵入守。量勝後
進。料胡騎雖銳。未能持重。一不得利。氣阻心離。那時方可興戰。不患不勝了。(就此降唐臺
不費力)光弼點首稱善。親與解縛。即移兵入城。思義復進言說。思明現住饒陽。距此不過二
百里。昨晚飛檄已去。料彼必來相援。公當速行布算。毋爲彼乘。光弼乃安排弩箭。分弓弩手爲
二隊。千人在城下待命。自與將士擐甲以待。入夜更番嚴守。天尚未曉。已四邊發起
鼓角聲。移時喊聲震地。史思明帶領鐵騎二萬。直薄城下。光弼遣步卒五千。開東門出戰。賊鋒

銳其麾。城不退。城上一通鼓響。千鎗齊發。射斃賊騎若干。敵勢稍却。光弼復令城下續備的弓弩手。分作四隊。從東門驅出。接連放箭。與飛蝗相似。思明雖然兇悍。到此也未免着慌。倏的收兵退去。未幾有村民來告。光弼聲稱有賊衆五千。由饒陽進抵九門。光弼聞信。隨遣步騎各二千人。偃旗息鼓掩擊過去。把賊兵殺得一個不留。思明退出九門。又分兵去截常山糧道。時郭子儀駐兵東陘。聞得信。卽督隊來援。光弼亦引兵續至。李郭兩軍合攻思明。思明那裏抵擋得住。左翼派出李立節。却破郭軍亂箭射死。右翼派出蔡希德。亦被李軍戰得人仰馬翻。落荒而走。思明自知雙敵不過。只好由九門退守趙郡。李郭兩軍又乘勝合攻趙郡。思明無法抵禦。又轉趨博陵。這博陵城堅濠廣。思明集衆固守。李郭兩軍知一時不能取勝。暫且引退。誰知唐軍略一退動。那已敗走的蔡希德。又力圖反攻。還有一支生力軍。却從范陽趕來。爲首賊將。便是牛廷玠。這時賊軍要算三角聯盟。一支主軍是史思明。兩支客軍是蔡希德牛廷玠。李郭兩將。瞧這敵人抖着槍花。暫行駐紮板陽。頓兵不戰。賊兵因久疲奔命。亦無鬥志。說退就退。方至嘉山。不料四面鼓響。擂得殷天價響。這軍不是別軍。便是郭子儀提着金龍褪口大環。

刀。騎着獅子花馬。從嘉山東路殺出。有子儀必有光弼。姓李的又挺着丈八蛇矛。跨着黃驥馬。從嘉山西路殺出。同時喊捉史思明。啊唷啊唷。不是大家喊捉思明。在下到忘却思明。原來姓史的面如銅底。生成絡腮短鬚。身段矮小。却善使兩柄銅鎌。每柄鎌頭也有三十來斤。至於蔡希德無非用的大砍刀。牛廷玠無非用的大板斧。起先三個賊將想去包圍唐軍。如今是兩個唐將徑來夾攻賊軍。對你不起。唐軍是用的羅皮鼓。那山谷又處處應聲。一面抵着十面。十面抵着百面。彷彿戲劇上演唱的五雷陣。轟轟通通。把賊人的頭腦子炸空了。耳底子震聾了。遇着唐軍。那裏還能抵抗。這一陣廝殺。計砍去賊首四萬級。被捕數千人。希德、廷玠。逃得無影無蹤。史思明身帶數箭。跌落下馬。失去銅鎌。弄得散髮跣足。逃回博陵。這一來唐軍聲威大振。河北十餘郡。均被賊守將奉表乞降。(唐室中興功臣。以郭子儀爲第一。李光弼爲第二。故於發輒伊始。即寫得聲光并茂。爲後文恢復兩京張本。)是時真源令張巡。亦克復雍丘。擊退賊守令孤潮。平原太守顏真卿。已特授河北採訪使。進拔魏郡。擊敗賊將袁知泰。北海太林賀蘭進明。與真卿合兵。受職河北招討使。攻克信郡。潁川太守來瑱。前後破賊甚衆。敵人以箭射彼。彼

能以口承箭。咬斷箭頭時人稱頃倣來嚼鐵。你道厲害不厲害。那河南節度改任了虢王。且係高祖五世孫。亦引兵解南陽之圍。所有賊將劉客奴趙正臣等。瞧見勢路不對。或向大唐郡守通款。或州吏縣令輸誠。或遣子爲質。願受朝廷宣撫。這種空氣。這種聲浪。傳布到東京。把個安祿山弄得暈天倒地。非常掃興。一日見着高尚嚴莊。忽然作色說。汝等叫我造反。以爲計出萬全。今前阻潼關。兵不得進。北路一帶。盡成敵國。又不得退。尙能說是萬全麼。高嚴兩人無詞可答。好幾日躲得不敢見面。一日田乾真由潼關還洛。旣見祿山。與語皆沒精打采。乾真因勸說。自古帝王叛業。難免不有挫折。尙莊均佐命元勛。大王若過加嚴譴。不獨朝臣灰心。恐諸將亦相率解體。還請三思。祿山至此省悟。復行召入尙莊。寘酒款待。尙莊彌復勸祿山積極進兵。祿山因以崔乾祐爲第一路。以孫孝哲安神威爲第二路。由陝州撲攻潼關。自家在後策應。這一道命令一下。一般賊衆。無不龍馬虎。刻日西行。趁他未到潼關的當兒。編者且掉過筆尖。將駐漢的副元帥哥舒翰。補敍一敍。原講哥舒翰治軍尙嚴。部衆不甚帖服。不過初與賊戰。由李承光、王思禮。尙能連打兩個勝仗。究因實力缺乏。不敢殺出潼關。當由思禮密語主帥說。現

在祿山造反。以誅楊國忠爲名。若公留兵三萬。守着潼關。另率精銳入京。藉清君側。這也是一種計。昔漢誅鼴錯。六國退師。我們抄襲成文。有何不可。翰稱不對。不對。若照汝言行事。不是安祿山造反。乃係我哥舒翰造反了。此策斷不可行。（所見尙是）時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同宗。祿山造反。思順出首。因以免坐。會翰與思順有隙。僞撰一封賊書。密陳御覽。（小人伎倆）書中大意。却係冒名祿山來勾結思順內應。在這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。沒講話。尙犯着嫌疑。何況一筆寫不出兩個安字。一邊冒名書去。一邊又由翰奏揭思順七款罪名。不由得帝不動怒。立卽手詔賜死。但是思順爲國忠保薦。（照應前文）國忠詳確訪查。乃知此案黑幕。係哥舒所爲。而思禮亦於已不利。籌思至再。乃另募萬人。屯紮兩上。却用個心腹杜乾運。將託詞禦賊。其實防翰。翰亦猜透情形。忙的聊施手袖。上疏請以灞上之兵歸己節制。批答才下。翰即誘乾運至軍議事。一刀兩截。把伊送入枉死城內。你道哥舒手段辣是不辣。不過怨仇越結越深。結果翰與國忠勢不兩立。畢竟內權重於外權。任你統兵百萬。決勝千里。總免不了中央節制。操縱自如。這時楊國忠。日在御前講哥舒翰頓兵不進。左一道火牌。右一批令箭。

催着出關討賊。翰上言祿山爲逆，未得人心，應持重相待，不出數月，勢必瓦解。玄宗亦以爲然。然而國忠刻不放鬆。皇上的耳朵，被伊勢聒得不清不淨。因又遣使四出，探賊虛實。於是捕風的捕風，捉影的捉影。有說田乾真已逃無下落。有說崔乾祐雖在陝州，兵祇六千。（想是國忠授意。）玄宗聽了，趕的下道手詔，促翰出兵。翰又上書說：「祿山用兵已久，豈肯無備？其報告無備者，必係以耳代目，調查不真。總之賊兵遠來，利在速戰。我軍據險，不宜輕棄。」此疏上後，却好郭子儀、李光弼，亦有表入京，表陳願率領部衆，北取范陽，搗賊巢穴。令賊內潰。所有潼關入軍，但宜固守拒賊。一時未可輕出。至要至要。此表計畫，彷彿爲哥舒翰加了一重保障。宜乎玄宗准如所請。那知玄宗意猶不決，將兩起草奏，並交國忠閱看。國忠一心要逐走哥舒翰也。不管甚麼國家大計，因進言說：「翰擁兵二十萬，不爲不衆。即使不能復洛，當亦復陝。難道四五千賊兵，還畏如蛇蝎嗎？若今日不出，明日不戰，老師費財，坐待賊敵。臣恐賊勢反將日盛，官軍且將自斂呢！」這一席話，把個玄宗慄恿起來。一日之間，三道手書立限，哥舒出關，無得逗留。諸位聽者，唐軍如不出關，這錦繡河山，遠不致立時破裂。唐軍這一出關，對你不起。馬上是國破家亡。